



我只是国内最早宣传汪曾祺者之一

□ 陆建华

1984年8月,一纸公文,将我调省工作,此后经年,我本一介农家子弟的头上居然进有了一顶“七品官帽”。家乡南荡村众多父老为我庆幸,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在想,从高邮县城调省工作,这是一块“天大的馅饼”,怎么落到我这南荡小子的头上呢?很多熟悉我情况的朋友,分析我是因为宣传研究汪曾祺被上级部门看中了。这分析其实是想当然,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这个疑问,直到我到新单位——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后的第一次支部会上,自己才彻底明白。当时分管文化、文艺的副部长陈超先生,用明白的语言,当众坦然解释了这一切,我这个当事人、幸运者,自那天明白原委后暗暗发誓:永志不忘!24年后的2008年7月7日,陈老因病逝世,7月18日那一天,省有关单位隆重举行有省领导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追悼会,我含泪写了一篇悼念散文,发表在《扬子晚报》上,并买了若干份报纸在追悼会上广为散发。我在文中描绘了时刻萦回在我脑海中的、陈老当时讲这番话的情景,如实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他)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说(当年扬州师范学院)曾经考虑过让你在扬州师

院留校任教,但当年就是那个政策……可我一直记着你!现在,你终于来省工作了,很好!我也放心了,要珍惜啊……一席话语重心长,说得我如梦初醒,更说得我热泪满眶。”

从高邮调省工作是我人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根本原因是遇上政通人和的新时代。面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也确实是现实生活中少见的活生生的事实,许多文友联系我的写作实绩作出善意的分析,也在情理之中。高邮是文风昌盛的地方,就文学而言,站在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古老中华文学角度看,因为群星闪烁璀璨夺目,在高邮土生土长的、达到耳熟能详举世公认的文学代表人物则非秦少游莫属。可是,若换个角度看高邮的文学,也需承认:在新时期到来之前,高邮的文学不仅在江苏没地位,即便在扬州市,也只是一般般。直到新时期到来了,高邮的文学,才有越来越响亮的名声,这都幸亏出了汪曾祺!汪曾祺确实是一位历经九九八十一苦难锤炼淬火后、终于修炼成独具风采的文学大家!如今提到高邮就会想到汪曾祺,还会随之承认:高邮最有名的不再是双黄蛋,而

是: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而我,就凭着与汪曾祺同乡、与汪老的弟弟高中同班这两点,当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搁笔的汪曾祺,在新时期之初复出,佳作泉涌,震动文坛,连许多文艺界的人都互相打听“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时,不失时机地开始宣传汪曾祺,迄今已45年了。

当今文坛,研究汪曾祺已成为一门显学,我本无意争这“第一”,却由于我起步早,且略有成果,不只一篇新闻、一名文友甚至也有专家学者,称我是“国内‘汪研’第一人”。我明白并感谢他们是出于鼓励我的真诚善意与好心,自己从未在公开场合自称过,更没有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写过,因为愧不敢当。左思右想之后,近几年,我已不但在公开场合坦述,而且在正式发表的有关文章中白纸黑字写明:我不是汪曾祺研究的专家,只是国内最早宣传汪曾祺者之一。

短文至此,本已可划上句号,却又觉得意犹未尽,索性再写两句话:“作为高邮人,我为自己与汪曾祺同乡深感荣幸;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为宣传汪曾祺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事,觉得快乐。”

后来的深情

——后金山诗集《运河,请聆听诗的脚步》读札

□ 周荣池

我十多年前进城的时候结识后金山,那时候他经营着一家小旅馆,文朋诗友来了多盘旋于此。某次诗人冯光辉来就在那住了几日,见到了早就听说的写下“运河的纽扣”的“后诗人”。后金山不怎么言语,但浅饮后又又有激奋之词,可见他和所有人一样有自己的想法。可能沉默是一种积蓄能量的办法,他在七十岁的时候有了一个想法:一个人驾车由北往南行走运河全线。这件事本身就壮阔,至于写出数十首诗来并不足为奇——诗不是目的,是人生旅途的副产品。这样的诗才值得分享,我读《运河,请聆听诗的脚步》后以为至少有三个词值得关注:壮阔、即物、动情。

“我捡起那支旧橹/沿着导航的指引/在全新的码头靠岸/看古闸开启时/一个个王朝赶来我的镜头”(《一路北上》)。可能我们平常太过奔波劳累,现在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壮阔”这个词,以致字面的意境上都显出颓势。当热烈无法鼓满胸腔的时候,诗很难真正地发生。后金山因为在现实中出发了,故而会有某种壮烈,导航轻飘飘算出来的数据,抵不上脚上的半点风尘。“我沿着纸边行走,拐弯处/遇见一艘漂泊的货船”(《运河源头》)。纸上也有现实里见不到的壮阔,而来自尘土的时光会更加坚硬与浩荡,行走的诗人也化身为激烈的词语本身:“我仿佛是激浪前站立的木桩/插进时空的决口/与水工共筑一堵墙”(《谢家坝》)。可能用“阳刚之气”描述这种壮阔还不太准确,但是运河、历史、时光以及无数的遗存与事实,确实并不是柔弱的虚言,而他走下的五千三百公里也并非虚妄。“每一轮初升的太阳/宛如一滴露珠/从仰视的眼眸投向大地”。我想后金山用脚步和诗句写下的这次壮行,也会让他成为诗的本身甚至运河或者历史的本身,这让我们感到一种明媚的喜悦。壮哉,此行!壮哉,此诗!又如《大风歌》中的句子:“男儿大志,征战四方/故乡才可以安放灵魂”。他是用壮阔的诗文让自己成为了语句中的王。

我们不敢轻易读诗,又可能我们已经活得很“实用”,所以又总想在纸本上也找到实惠,比如知识或者见识。人们希望于阅读或者在诗词中见到实物也并非苛求,而一名写作者让自己的笔端“即物”也是一种本事。并不是完全回到人间或者说读者之间,而是通过温暖的意象,让“物”与“我”同在,这可能才是高妙境界。后金山的诗歌里有《香河》中的优雅:“香水里那尾锦鲤/摆动的水袖/是她活灵活现的演绎”;有《杨柳古镇》中的古意:“小镇一腔的开心/就写在那块木版年画上”;有《惠济桥》上的力度:“三孔石桥,抛出三道弧线/彩虹般托举起中原的山水/顺流而下的夕阳载满七律/一首接一首地叠加在黄河的甲板上”;更有《运河的纽扣》中的悠远:“穿梭的橹似灵活的针/在运河的胸襟/缝上一支古朴悠远的歌”。这些是后金山用脚踩出来的“真实”,是车轮飞扬出来的真意,也是用目光和诗心收割而来的物我同在又是物我两忘。哪怕写一部老机器,都那般地安然妥当:“一场江南的细雨/洗涤了过往/复苏了老机器的心脏/他惊讶地看见了/在运河的彼岸走来一群,会跳舞的机器人”(《老机器》)。他之即物的运河书写又不只是旧物,多有运河上潮起潮落掀起的新风物,这些事物人诗让文本的面貌新意而可喜,让人体会诗心不老、诗人不老。

后金山是古镇界首人。这个镇安卧在运河边上,因为有旧驿在此,往南过腰驿马棚到孟城驿,自古是商贾云集的经济、文化要道,游历至此的诗人亦多,后世也走出了许多诗朋文友。大概是水流的滋润或暗示,又因为诗人独特的气质,总能在他们身上和文字里看到难得的深情。到底界首大码头有雅量和能量,容下了无数的深情。我以为深情是一个人以及一个地方的办法。深情的地方不仅出诗歌,也能推动生活和地方发展的力道。这绝不是夸大的妄语。我们以为的深刻到处可见,可是泪流满面的深情却往往难得。在《远方》中:“在花朵的伤口上跳舞/只有一瓣在树根上哭泣”;在《另一个我》中:“鳞化的光照见波涛/爱我的人,如一张网”;在《身后灯塔》中:“我看见直立的湖如镜/我如那慌乱的灯塔”;在《古驿站》中:“其实我很想走进街口直播的镜头/身边最好挽一个穿旗袍的女子”。可能因为克制自我的体面,我们往往失去深情的能力和勇气,我们常常缄口不言,我想这件事只有等待诗人去“做局”,等纸本去“接管”,等诗句去“收纳”。

后金山七十多了,还想着出发,因为后来的深情因为未来而令人向往。壮阔的精神、即物的慈心、深情的办法会给这位运河之子无限的加持,这将是他的——也是一个地方的好运与喜悦,是值得我们念念不忘的事情。

电影《731》观后感

□ 张传界

存在的暴行,每当想到此,便忍不住发问:同为人类,为何侵华日军能对人类犯下如此兽行?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我们拥有血液于水的亲情、悲天悯人的良知。每个生命都始于母亲的十月怀胎,在母乳的滋养下成长,都有牵挂的家人、未了的心愿。可是在731部队的魔窟里,人性被彻底践踏。影片中那个抱着婴儿的母亲,在细菌注射后身体逐渐溃烂,仍拼尽全力护住孩子,可最终母子俩还是倒在了日军的屠刀下;还有那个年仅十岁的表演变戏法的男孩孙明亮,也被抓去进行活体试验,小小的身躯在手术台上颤抖,眼中满是对世界的眷恋与恐惧。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与战争毫无关联,他们只是想安稳度日的普通人,日本侵略者却用最残忍的方式剥夺他们的生命。正如影片中一位幸存者所说:“他们枉为人,是杀人眨眼的畜生,是人间的恶魔。”

日本鬼子一边喊着“大东亚共荣”的虚伪口号,一边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他们在我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制造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惨案,仅731部队就杀害了至少

3000名无辜者,而这只是日本侵华罪行的冰山一角。更令人愤慨的是,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731部队的核心成员——石井四郎,为了逃避国际法庭的审判,竟将细菌战研究数据拱手送给美国,换来了庇护,使那些曾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医学“权威”,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活动。美国人的纵容与包庇,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也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埋下了隐患。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沉痛的记忆从未褪去。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频现,大有复辟之念想;部分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为战犯招魂;教科书篡改历史,将侵华战争美化成“正义”的战争;还有人公然否认731部队的罪行,称其为虚构。这种对历史的漠视与歪曲,是对无数受害者的亵渎,更是对和平的公然挑衅。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唯有自强不息,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在工作中,我们要秉持敬业之心,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为企业发展注入动力;在学习上,我们要保持进取之志,深耕专业领域,用知识武装头脑;在生活中,我们要传承爱国之情,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强大了,那些觊觎我国领土与利益的势力才不敢轻举妄动,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还站在原地,身上沾着未干的水珠,却见湖面又换了一副模样。夕阳把天边的云霞染成了暖橙,也把湖面染成了一片金红。浪头不再是奔涌的银白,而是跳动着细碎的光,像无数银鳞铺在水面,又似雪霁初晴后,残雪在阳光下反射的微光。

我坐在岸边的石阶上,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听着水波轻拍岸边的声响,与归鸟的啼鸣交织在一起。风也变得温柔了,拂过脸颊时,带着湖水的清润,刚才那股惊心动魄的壮阔,似还在心头激荡,可此刻的温柔,又让人觉得满心安宁。

原来,“西湖雪浪”从不是单一的模样的。它可以是春日午后的水波潋滟,让人心生欢喜;可以是风高浪急时的惊涛拍岸,让人震撼动容;也可以是夕阳西下时的银鳞闪烁,让人满心温柔。就像人生有激昂也有沉静,这片湖也用它的刚与柔,告诉每一个来此的人:自然的美,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唯有亲身体会,才能懂它藏在时光里的诗意。

离开时,夕阳已落尽,湖面渐渐暗了下来,只有远处的渔火闪着光。我回头望了一眼,忽然觉得,这趟湖畔之行,寻到的不只是“西湖雪浪”的景致,更是一份藏在自然里的心境——能感受温柔,也能接纳壮阔,这大抵就是湖给我的最好馈赠。

九月十八日,这个镌刻在中国人集体记忆里的特殊日子,电影《731》在全球首映,当天我所在的公司组织员工观看了这部影片。此前我曾从其它抗战片中看见过与731部队相关的片段,几年前也有路过哈尔滨平房区731部队遗址,曾短暂停留看到过那堵日本人撤离时炸毁仅剩的墙体和两根锅炉房烟囱。那两根高耸的烟囱像两把锈迹斑斑的噬血剑刺向天空,阴森森的,仍令人不寒而栗。本以为对731部队的罪行有了一定的认知,可当那些尘封的历史细节再次以影像的形式直面而来时,我才真正懂得“惨绝人寰”四个字背后隐含的沉甸甸的苦难。

影片中,哈尔滨平房区那片看似普普通通的建筑群,实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屠宰场。日本人打着“防疫研究”的幌子,在这里设立731细菌部队,将活生生的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当作“马路大”——在他们眼中,这些无辜者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实验材料。冷冻试验毛骨悚然的场景至今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被绑在铁架上的同胞裸露着四肢,寒气在密闭的实验室里呼啸,日军士兵冷漠地记录着体温变化,直到受害者的肢体冻成青紫色,用铁棍一敲便碎成冰碴;沸水煮臂的镜头更让人头皮发麻,滚烫的开水浇下时,受害者撕心裂肺的惨叫穿透屏幕,而施暴者却在一旁淡定地观察皮肤脱落的过程。这些场景并非艺术夸张,而是史料中真实

站在西湖(高邮湖)边时,先被这片湖的日常温柔绊住了脚步。那是春日午后,风是轻的,云是软的,极目远眺,水色在天色在远处晕成一片淡蓝,连帆影都似被揉进了这朦胧里,慢悠悠地在水面上漂着,偶尔有几只水鸟掠过,翅膀划过湖面,留下细碎的涟漪,又很快被风抚平。我忽然懂了,为何古人会说“湖是温柔乡”——连呼吸都似被染上了湖水的清润,连时光都似要在这里慢下来。

沿着湖岸慢慢走,耳边是水波轻拍岸边的声响,像谁在低声絮语。不远处的渔人正收网,网兜里的银鱼闪着光,与湖面的波光相映。这时才想起元代萨都剌的诗“雨湿鼓声重,风匀湖面平。官船南北去,帆影挂新晴”,原来诗里的景致,竟这般真切地落在了眼前。若不是同行的老人说这湖的性子可不止这般温和,我大抵会以为,“西湖雪浪”便是这水波潋滟的模样。

真正见识到它的壮阔,是在不久后的一个清晨。前夜刚下过雨,风还带着几分狂劲,才走到湖岸,便觉衣角被风扯得发紧。抬头时,我竟一时忘了言语,往日常平静的湖面,此刻像是被唤醒了沉睡的力量,巨浪如奔马般从远处涌来,浪头卷起时,似要触到天际的云,落下时又砸出漫天水珠,

西湖雪浪

□ 朱明荣

在空中炸开,像无数片雪花飞舞,落在脸上,带着冰凉的触感。

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却又忍不住被这景象吸引。湖面上,雪浪一层叠着一层,浪尖泛着细碎的银白,像是谁把无数碎银撒在了水面,又像是寒冬里的冰棱被风掀起,透着股惊心动魄的美。耳边是浪涛的轰鸣,带着震人心魄的力量,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苏轼“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意境——原来自然的壮阔,竟能让人忘了呼吸。

同行的老人说,这才是“西湖雪浪”最本真的模样。他指着远处停在岸边的渔船说,你看,连船都不敢动了。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果然见一些船在港湾里歇着,船身在浪里随波晃动,似在敬畏这湖的力量。我忽然想起明代胡俨写的“淮南十里春风颠,西湖之水波连天。银山高涌雪花碎,商帆尽落眼望穿”,原来诗里的“惊骇”,是要亲身体会才能懂的——那不是恐惧,而是被自然的磅礴震撼到心底的动容。

待风渐渐小了,已是夕阳西下时。我